

东风未肯入东门

苏轼

东风未肯入东门，走马还寻去岁春。
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
江城白酒三杯酽，野老苍颜一笑温。
已约年年为此会，故人不用赋招魂。

菩萨蛮

王安石

数间茅屋闲临水，窄衫短帽垂杨里。
花是去年红，吹开一夜风。
稍稍新月偃，午醉醒来晚。何物最关情，黄鹂三两声。

诗词包

苏轼这首诗作于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写此诗时，他来到黄州已经两年，乌台诗案的骇浪渐成往事，至黄州后续有新交，诗酒唱和。首句起笔就设想去年的“东风”为春之信使，如城里有了春意，当然是这位信使先自东门而入；现在城居的苏轼一点感觉也没有，恐怕是“东风未肯入东门”吧。为什么“未肯入东门”呢？妙在不言中，但容易叫人联想到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意境。就在这早春时节，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。他是旧地寻春，又是“走马”而去，所以次句说“走马还寻去岁春”。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，却宕开一笔，忽出警句：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纪昀评曰：“三、四深警。”人如候鸟，感信而动。鸿雁南来北往，即使年年如斯从不倦怠，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。苏轼之所以有“人似秋鸿”“事如春梦”之感，是因为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，又正在贬逐之中，只有把一切往事，一切留恋和烦恼，都强自推向“春梦了无痕”的虚无境地，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。似乎把人生进取、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，于是才有超然旷达、出郊寻春之举，于是才有了下边四句诗所表达的春游之乐。“江城”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。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，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，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，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。总之，他是以此为乐，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。山水自然之乐，人情朴野之纯，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，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前的困境。诗的最后说：“已约年年为此会，故人不用赋《招魂》。”指宋玉以屈原忠而见弃，作《招魂》讽谏怀王，希望他悔悟，召还屈原；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起复奔走。最后这两句是告慰故人：我在黄州过得很好，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，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，也不必为召我还京多操心。

纵观苏轼在神宗、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，遂使他一生陷于三十多年的灾难之中，但他仍是“随缘自适”。后人敬仰他、纪念他，一个原因是他的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五艺俱绝，另一原因就是他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，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。

《菩萨蛮》为作者晚年隐居江宁半山之作。开首“数间茅屋闲临水，窄衫短帽垂杨里”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。往昔重楼飞檐、雕梁画栋的官宦居处换成了筑篱为墙，结草作舍的水边茅屋；如今窄衫短帽的闲人装束取代了过去的冠带蟒服。作者从九重宸阙的丹墀前来到了水边桥畔的垂杨里。对于这种遭际的变化，王安石似乎采取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。一个“闲”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，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。两句闲雅从容，虽然是从前人词句中摘录而成，但指事类情，贴切自然，不啻如出口。

接着“花是去年红，吹开一夜风”，两句是写景：一夕春风吹来，吹开万紫千红，风光正似去年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曾经锐意改革的政治家，他对花事依旧、人事已非的感慨，就不仅仅是时光流逝、老之将至的叹息，更包含着壮志未酬的忧愁。因此，即使看似闲适的生活里，自然界的月色风声，都会引起这位政治家的敏感与关注，而被赋予某种象征的意义：“稍稍新月偃，午醉醒来晚。”作者醉酒昼寝，再不必随班上朝参预政事，生活是如此闲逸，但是，酒醒梦回，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风明月，而是风吹云走、月翳半规的昏沉夜色。

最后二句自然地归结到闲情上：“何物最关情，黄鹂三两声。”作者自问自答，写得含蓄而余韵悠长。据冯贽《云仙杂记》引《高隐外书》云：“酆携黄柑斗酒，人问何之？”曰：“往听黄鹂声。此俗耳针砭，诗肠鼓吹，汝知之乎？”可见王安石的寄情黄鹂，不仅是表现鸟语花香中的闲情逸趣，更是显示自己孤介傲岸、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。

此词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美丽如画的湖光山色。词中营造出清隽秀丽、悠闲恬静的意境，以此来抒发洒脱放达之情，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。

——程敏